

教授
不點名

神奇女郎不思議



I AM
張淑英
I READ
El País / New York Times / 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，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曾任台大文學院副院長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/所學士、碩士。學術專長領域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文學與電影、旅行文學、飲食文學、情色文學、現代主義詩學、漢西筆譯理論與實踐等研究。中西口譯近百場。筆譯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

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

贏得今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《不思議女人》(Una mujer fantástica)彰顯了這個議題的困難與窒礙。這部影片是智利繼2014年的動畫短片《熊的故事》(Historia de un oso)之後，第二部在奧斯卡上發光、首部摘金人的作品，也是阿根廷的導演賽巴斯提安·雷里歐(Sebastián Lelio)接續《去她的第二春》(Gloria)向世界影壇叩關的代表作。

性別自主的訴求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關注的重大議題。各種媒體、論壇、國家政策... 等等，都不敢忽視這一個從禁忌走向開放的人權問題。但是，訴求到落實的目標仍如馬拉松賽跑，有賴長期堅持不放棄的耐力，才有可能奪標。

《不思議女人》，片頭猶如王家衛《春光乍洩》的伊瓜蘇瀑布畫面，帶出了指涉和聯想。電影描述跨性別的瑪麗娜和年長許多的奧蘭多彼此相愛，奧蘭多準備歡慶兩人恩愛旅程時，身體突發不適，送醫後不治身亡。

奧蘭多的家人不諒解瑪麗娜，兒子語帶侮辱，還直言「我爸真是瘋了」；醫院懷疑他們兩人的情侶關係，認為瑪麗娜偽扮女人；警方也質疑奧蘭多的死因，認為他從樓梯摔下的瘀痕另有隱情；連親近的長輩都以為需要給她心靈輔導、講道理說經義；警方的諮詢督導也對她說出相關詢問是在進行「潛在傷害評估」；前妻更諷刺地說「我覺得你們的關係很變態」，不許瑪麗娜參加奧蘭多的喪禮。

昔日的愛戀情深，都因奧蘭多的猝逝風雲變色，恩斷義絕。那愛變得如此脆弱，如此不堪，困窘又屈辱。瑪麗娜遭受奧蘭多的親朋友好的冷嘲熱諷（奧蘭多的弟弟賈伯除外），有的說她是「怪物」，刻意喚她叫「丹尼爾」（原來男兒身的名字）；質疑她和奧蘭多是否發生「性關係」的敏感話題，試圖活生生切開她跨性別的血管…

女主角本身即跨性別演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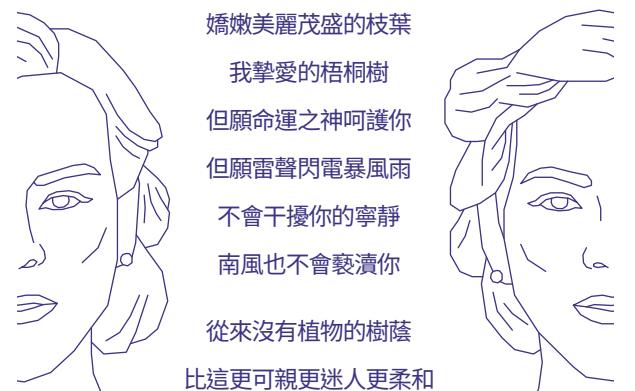
瑪麗娜在奧蘭多逝後驚覺自己必須勇敢和堅毅，要實現送愛人最後一程的心願。白天她是餐廳的服務生，夜裏是酒吧的駐唱歌者，現在更要為自己的身分發聲。周遭諸多的誤解、排斥與指控無非來自於「傲慢與偏見」，片中幾首歌曲傳遞了她的心聲，例如面對身分的困惑，《我是被奚落的妻子》(Sposa son disprezzata)反映了她的矛盾與掙扎。

飾演瑪麗娜的智利演員丹尼爾·維加(Daniela Vega)，本身就是跨性別，演出《不思議女人》逼真鮮活，彷彿演出真正的自己。片中的配樂，極有阿莫多瓦的味道，而畫面總是聚焦在她身上，時而對著鏡子反思，時而正面對著鏡頭，面對別人質疑睥睨的眼光時，既無奈又屈辱又憤怒。有些場景導演更誇飾凸顯，例如，她走在路上，剛好走到旁邊是

一扇黑壓壓半開的門，有一點點亮光掠過，而迎面的強風襲臉，讓她寸步難行，甚至讓身體斜立宛如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都無法前進，但卻不會倒下；又如，她多方探詢，希望參加奧蘭多的喪禮卻四處碰壁，從家裡出門時，怒氣用手擊板（健身器材），彷彿重擊沙包一樣，從這兒看出她的陽剛氣；就在她被眾人用膠帶綑綁，丟棄在無人之地，整張臉變形的醜態之後，就是她振奮重生的開始。特寫鏡頭放映出瑪麗娜手中的房號鑰匙181，這把奧蘭多生前常去的三溫暖置物櫃鑰匙，是她找尋生前的奧蘭多的機會，也是勇敢驗證自己的身分之鑰。

他是另一種面向的女英雄

電影最後一段靈異的魔幻，由奧蘭多的靈魂引導她到火葬場，一個深情的吻牽引出她的淚水，知道愛人已遠離，身軀將隨火化爐灰飛湮滅《不思議女人》不是特異新穎的題材，刻畫跨性別議題的社會歧視與關懷卻更平易感人。本身也是歌者的丹尼爾·維加，在片尾的歌唱Ombra mai fu (《綠樹成蔭》)，傳達了她的詠嘆。《綠樹成蔭》在成為韓德爾的歌劇前，已經過兩手改編，義大利文的詞意是：



這首曲子曾經出現在電影《法理內利》(Farinelli; 1994)、《危險關係》(1988)、《傲慢與偏見》(1995電視版)，探討了同志戀（跨性別戀）以及社會階級歧視的多面問題，《不思議女人》將此議題公開檯面，尋求一個公平正義的契機。